光慈故里的“歌声”

本报记者 汪娟 储著坤

参观人员在蒋光慈纪念展厅内聆听解说。

第三届“光慈之声”歌手大赛颁奖现场

漫山落“秋雪”，处处好风光。深秋时节的金寨县白塔畈镇，万亩油茶花迎风绽放，升腾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这个山区小镇，就是中国革命文学先驱者蒋光慈的故乡。1901年，蒋光慈在此地一个名为“白大村白大老街”的地方出生。7岁时，他便离开故乡，开启了短暂而又绚烂的革命人生。

如今，走进光慈故里，他儿时种下的古柏，粗壮的主干笔直向上；他曾就读的小学，纯真的童声在校园飘荡；那一本本引领无数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优秀文学作品，还持续散发着墨香；那一曲曲催人奋进的时代“新声”在这里唱响。

追忆“情结”

90多年前，有这样一本书，6年内被再版18次。

它以自述的方式讲述了农村少年汪中，在父母惨死于地主之手后成为孤儿、流浪异乡，经历了各种坎坷遭遇仍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压迫，最终成长为一名革命者的故事。

这本书就是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少年漂泊者》，给当时许多正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的青年指明了方向，影响了一代中国人。

如今的白塔畈镇光慈村，旧时称白大村，是蒋光慈幼年时居所的所在地。在村里80岁村民郝敬明的记忆中，蒋光慈故居是“土墙草顶”，坐落在稻香绿野之中，散发着浓浓的乡土味道。

从出生到7岁，蒋光慈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在一处刚刚修好的围墙边，树影婆娑中，隐约可见“蒋光慈故居遗址”几个字，时刻提醒着后人，这里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位于村北的白大河，现在叫作西汲河，水面不时泛起阵阵涟漪，这条小河曾出现在蒋光慈的著作中，斯人已去，如今，只有不停流淌的河水无声地记录着岁月的变迁。

“在村镇的北头有一条小河，小河的两岸上有着柳林，这里在夏天可以听见蝉鸣，在冬天也不断孩子们的踪影。”在《乡情集》里，蒋光慈这样描述他眼中的白大河。

白塔畈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工作人员彭忠良，作为乡镇的文艺骨干，他对于蒋光慈有深厚的故土情结，有着很深的感触。“他的作品里，描述的很多场景，都是来自他幼年时的生活经历，比如：白大河、三仙山，这些都曾在他的作品里出现过。”彭忠良说。

新梦亭、新梦剧场、光慈图书馆、蒋光慈纪念展厅……如今，走进金寨县白塔畈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随处可见“光慈元素”。故园情结，曾是“漂泊者”蒋光慈无法释怀的“旧梦”。他把这份情结珍藏于记忆，寄情于作品中。而当前，这份深厚的家乡情怀被安放于故乡，也让无数敬仰他的人有了追忆之所在。

唱出“新声”

每年的深秋，都是白塔畈镇最美的季节。因为，每到这个时候，万亩油茶迎来了盛花期，漫山遍野洁白如雪的油茶花海，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这花香弥漫中，一年一度的“光慈之声”唱响了小镇，唱出了县城，唱到了市区。谁唱了什么歌？哪位村民又晋级了……比赛的各个细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爱谈论的话题。

10月25日晚7点，白塔畈镇第三届“光慈之声”歌手大赛预选赛（白塔畈赛区）在新梦剧场准时与村民“见面”。比赛还未开始，就迅速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赛，来自民间的“草根”歌手，为大家带来无数精彩。

当年蒋光慈和私塾先生共同种植的柏树

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拉开帷幕，唱出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赞美之情；一曲《传奇白塔畈》荡气回肠，呈现了乡村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幸福美好生活；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情感真挚，表达对党的感恩和歌颂；一曲《精忠报国》则唱出了壮志凌云的豪迈与霸气，热血男儿，铮铮铁骨……

晋级的选手中，53岁的郑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光慈之声”了。今年她演唱的曲目仍是红色歌曲，对于爱唱歌的她而言，“光慈之声”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她尽情展示的舞台。

“光慈之声歌手大赛，作为我们镇茶山花海文化旅游节活动之一，既是一场精彩的歌唱比赛，也是群众展示艺术风采的桥梁纽带，我们希望能将这项赛事打造为传承光慈精神的一张亮丽名片。”看到赛事取得如此热烈的效果，白塔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伯权倍感欣慰。

追逐“新梦”

激扬文字，挥斥方遒。1925年，蒋光慈的诗集《新梦》出版，这部曾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山祖”的作品，成为照耀中国新诗坛的一盏明灯，曾引领无数徘徊在人生道路上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令人惋惜的是，1931年，他耗尽了毕生精力，英年早逝于上海，走完了他短暂却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毅亲笔题写“作家蒋光慈之墓”，供人缅怀瞻仰。1957年2月，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国内先后出版了多本蒋光慈传记。

近一百年的光阴过去了，那一代热血青年的革命往事，早已成为历史，但现代人追寻“新梦”的脚步仍未停歇。

从蒋光慈故居遗址步行几十米，就到达了光慈小学。这所创办于1915年的学校内，有一棵特别的柏树。经过老人们的口口相传，村民们都说这棵柏树是当年蒋光慈和他的私塾老师共同种下的。环绕这棵古柏树玩耍嬉戏的一代代少年长大成人，唯有这棵百年古柏，成为光慈小学悠久历史的见证。

白大河

“学校的拐角有一条走廊，叫‘新梦廊’，与蒋光慈的《新梦》有关。走廊的顶上长满了紫藤，那是夏天我们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在光慈小学五年级学生江雨彤的日记里，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相信，多年以后，与“新梦廊”有关的记忆，必会成为她少年时代的一个深刻印记。

今年12岁的江浩，他是白塔畈镇上的红领巾讲解员。今年五月，六安市关工委系统开展观摩活动时，他作为讲解员，负责讲解蒋光慈的少年时代。泰然自若的神情、流利的讲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光慈不畏艰险、勇敢斗争，点燃了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为劳苦大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作为光慈故里的一名学生，我因蒋光慈先生而骄傲，同时也把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江浩时刻提醒自己，要学习蒋光慈前辈的革命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长大后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阅读、了解，再到讲述，红色的种子正在孩子们的心中悄悄发芽。

蒋光慈作品索引：

《新梦》（诗集）1925，上海书店；
《哀中国》（诗集）1925，上海新青年社；
《少年漂泊者》（中篇小说）1926，亚东图书馆；
《鸭绿江上》（短篇小说集）1927，亚东图书馆；
《鸭绿江上》（短篇小说集）1927，泰东书局；
《纪念碑》（通信集，合著）1927，亚东图书馆；
《野祭》（中篇小说）1927，创造社；
《野祭》（中篇小说）1928，现代书局；
《最后的微笑》（长篇小说）1928，现代书局；
《光慈诗选》1928，现代书局；
《哭诉》（诗集）1928，春野书店；
《战鼓》（诗集）1929，北新书局；
《丽莎的哀怨》（长篇小说）1929，现代书局；
《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篇小说）1930，北新书局；
《异邦与故国》（日记）1930，现代书局；
《乡情集》（诗集）1930，北新书局；
《光慈遗集》（诗与小说合集）1932，现代书局
《田野的风》原名《咆哮了的土地》（长篇小说）1932，湖风书局
《弟史夜话》（短篇小说集）1936，生活店；
《蒋光慈选集》（小说集）1951，开明书局；
《蒋光慈诗文选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增订本改名为《蒋光赤选集》1960，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光慈文集》（1-3卷）1982-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文学》（文学评论集）含瞿秋白著作改编部分，1927，创造社；
《失业以后》（短篇小说集）编选，1930，北新书局；
《现代中国作家选集》编选，1930，上海光华书局；
《两种不同的人类》（短篇小说集）编选，1930，北新书局；
《新文艺诗选》编选，1933，上海南强书店；
《蒋光慈全集》（1-6卷）2018，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翻译书目
《冬天的春笑》（新俄国小说集）苏联索波里等著，1929，泰东书局；
《爱的分野》（小说）苏联罗曼诺夫著，与陈情合译，1929，亚东图书馆；
《一周间》（长篇小说）苏联里别津斯基著，1930，北新书局。

蒋光慈作品中的皖西地域文化

王凤霞

蒋光慈笔下的三仙山

蒋光慈的家乡在金寨县白塔畈镇，由于地处金寨县的东北角，所以当地只有一些不高的山丘，多数的村庄便如他在《咆哮了的土地》这部小说的一开篇写的那样：“靠着山丘，傍着河湾，零星散布着的小的茅屋，大的村庄，在金黄色的夕阳的光辉中，依旧是没有改变一年以前的形象。”

在皖西地区，大部分村庄都会有一条沿着山势自然形成的河流，皖西本地将这些河流形象地称之为“河湾”，这些“河湾”一下雨就水势汹涌，可是不论有多么汹涌，只要隔上几天，那些滚滚的河水便会恢复以往平静的模样，好像它从不曾汹涌。

在蒋光慈儿时的印象里就有着家乡河流的记忆：“在村镇的北头有一条小河，小河的两岸上有着柳林，这里在夏天可以听见蝉鸣，在冬天也不断孩子们的踪影。”

像众多大别山的孩子一样，河湾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就像他在诗里的描述一样，河岸曾是他们这些孩子们欢乐的俱乐部，有时在那里围起树来捉迷藏，有时假装生火做饭预备宴席。

尽管蒋光慈多年漂泊在外，但故乡这片曾经滋养了他的土地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没有褪色。

笔者去寻访蒋光慈的故居是一个雨日，当车子刚驶入村道便有大片的稻田秧苗映入眼帘，丝丝细雨落入秧田，脑海里就浮现出小说中的场景：“青秧叶子上的露珠还在莹莹地闪耀着，田野间的空气还是异常的新鲜而寂静。”“晚风荡漾着层层秧苗的碧浪，这时如人在田埂间行走，宛然觉得如在温和的海水中沐浴一般，有不可言喻的轻松的愉快……”就这样不经意间走进了蒋光慈的小说里。

不仅是家乡的风光，皖西当地民俗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体现，比如说丧葬习俗。在《少年漂泊者》中，父母惨遭不幸的汪中，父母死后在几个穷亲戚的帮助下简单安葬了父母。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刘二麻子回忆父亲去世之时，也是邀了几个穷朋友，匆匆地用芦席将父亲的尸体裹住，便在公众的瘗地埋下了，同样因为贫穷也没有和尚道士念经做斋。

虽然叙述情节非常简单，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都是采用的土葬。在皖西地区，也是一直沿用着这种土葬的方式。

在蒋光慈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山歌”。皖西地区有吴楚文化遗风，民歌形式多样且涵盖内容丰富，“未名四杰”之一的台静农在1924年就曾历时半年回到家乡霍邱采集民歌，1925年4月至5月间陆续发表于《歌谣周刊》的113首情歌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其中相当一部分民歌在皖西地区多有流传，因为民歌没有统一的范本，只是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也有根据地域方言在各个地方同一个民歌有好几种歌词版本的现象。

皖西地区多以山歌、茶歌、牧歌为主，内容多以展现青年男女热烈追求理想的爱情为主调，《咆哮了的土地》中日日幻想能娶到老婆的刘二麻子就曾多次唱出这种直抒胸意的山歌。当他听了矿工领袖张进德的一番开导后，顿时抛却了绝望和忧郁，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他和张进德一起唱起极具皖西特色的山歌：“乖姐好像一朵花，个个男子都爱它；若是有钱你去采，若是无钱莫想它。”皖西地区民歌中，对女性多以“乖姐”相称。

在刘二麻子初次见到回乡革命的“李家老楼”的少爷李杰时，他感到了异常的兴奋与光荣，似乎觉得伟大的幸福就要来临了，在归家的途中高声唱道：“天上星来朗朗稀，莫笑穷人穿破衣，十个指头有长短，树木林落有高低，三十年河东转河西。”

在皖西当地收录的一首民歌《莫笑穷人穿破衣》：“小鸡出世叫唏唏，莫笑穷人穿破衣，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与这一首除个别字句稍有区别，几乎完全相同。

当刘二麻子参与了农会的创建，在建起的农会里担任了跑腿的角色，当他们将平时趾高气昂的地主拉去游街之后，以刘二麻子为代表的这一部分一直处于被压迫阶层的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骄傲，刘二麻子吃醉了酒，忘乎所以地在傍晚乡间的田野上唱着：“心肝肉来小姣姣，问声我郎你可好？郎不来时我心焦，郎既来时我心恼，骂声小郎你将小侬忘记了。心肝肉来小姣姣，叫声乖姐听根苗：我不来时你心焦，我既来时你又恼，你端的为的是哪一条？……”内容上对女性有着明显的不尊重，这与他长期想要老婆而又娶不到的境遇有很大的关联，一方面对女性有着本能的渴慕，一方面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当时虽求之不得也没有增强他对女性的尊重。在民俗学家娄子匡1971年重新将台静农曾发表的113首情歌重新影印的第78首中也有类似的句子：“心肝肉来小姣游，二人相好多个头；阳世山间同路走，死去三曹并棺丘。”

“山歌、牧童、炊烟、茅屋、竹林、竹床、稻场、洗衣跳板……”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词语无不蕴涵着皖西风情。那唱着山歌的牧童，那升起炊烟的茅屋，那河边洗衣的姑娘，那夏夜摇曳的竹林……是蒋光慈的家乡印象，而那伴随着他童年生活的民间传说也给他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在蒋光慈家乡白塔畈南面，有一座三仙山，山上有一座三仙山道观，自小听到三仙修仙的传说，就让他对这座山向往不已。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就将三仙山的传说写了进去，他借由小说中淳朴的农家姑娘毛姑的嘴说出这个传说：“这是我妈说给我听的。从前在什么时候，有姊妹三个，大的叫云霄，第二个叫琼霄，第三个叫碧霄，她们在山上修仙学道，后来都成了神仙。成了神仙以后，她们姊妹三个都上天去了。后世的人知道她们三个在这山上修过仙，便把这山起个名字，叫做三仙山。山上有个三仙庙，那里供着的便是她们姊妹三个的神像。听说她们很显灵，烧香的人很多呢。”

现实中的三仙山是希望的山，一些百姓在遭遇不幸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幻想中的“三仙”，祈求他们能大发慈悲保一方平安。小说中的“三仙山”是革命的山，历经辛苦建立起的农会退守在三仙山谋求出路。回顾皖西的革命历史，在当初暴发的革命活动中，也不乏以庙宇、道观作为驻地的。

像《咆哮了的土地》中，农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是在关帝庙，遭到所谓的“革命军”的袭击之后走进了三仙庙，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就拿皖西的金寨县来说，县境内目前保存完好的革命遗址中就有20处为寺庙。这也说明，在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愿意让革命活动在原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寺庙里进行，在本质上原本对神灵的信仰已经坍塌，他们已经在心底里把革命当成了最高信仰，燎原的星火从这里开始点燃。

原载《文艺报》